

## 從城堡出發——談宮崎駿動畫中的「垂直動線」與「橫向張力」的協同效應

文 劉偉成

早前到東京一遊，發現市面上已掛了不少二〇二〇年奧運的宣傳標語，令我不禁想起在申辦過程中，曾有「最期待由誰籌辦東京奧運」的調查，其中宮崎駿位列人氣榜首，公眾普遍認為他的動畫最能代表日本精神。這可是絕大多數人視為無上光榮的神聖使命，宮崎駿卻一口回絕，他認為福島核事故和311大地震的善後工作還未做妥，便去申辦國際賽事是本末倒置，更說：「我不會為那些人製作影片！」像我這種從小看宮崎駿動畫長大的「傑斗」（Kidult）大概可領會到他口中所說「那些人」究竟指的是什麼角色，至於他強調的「先內後外」模式，即使看慣他的動畫，也未必會意會到那是他一貫的處世哲學，在他許多作品中都是以「從城堡出發」的鷹架來表現。我雖說不上是宮崎駿的死忠粉絲，但無可否認，我對他的創作歷程相當感興趣，會特別留意相關的評論和訪談，每每會斟酌一番，久而久之也累積了一點「一廂情願」的看法。之前無意間讀到青井汎的《宮崎駿的動漫密碼》，當中有一些章節大量運用引用「五行」學理來解說宮崎駿的動畫<sup>1</sup>。後來我又讀到網上有人對此大加針砭，非但認為是穿鑿附會之舉，還認為「五行」在宮崎駿的動畫中「毫不顯著」。想不到這樣的評論，又令我掉入深思中，我想日本這個以五行加上日、月來命名一星期各天的民族，斷斷難以排拒五行思想的影響。再者，宮崎駿在其訪談錄《出發點》中也表示，他相信世界各項事物都緊密牽引著，而「五行」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嘗試解讀各個自然元素間的關係和演進的系統觀，那麼即使宮崎駿構思時沒有刻意用上五行準則，但說不定其中有不少設定無意中偶合了五行，所以拿五行來進行文本闡釋未嘗不可為觀眾呈現「自圓其說」的體

統。五行的基本當然就是「相生相剋」的原則，但還存在一些誤解，以為「相剋」就是「不能共存」，其實那不過是標示「平衡」的概念，例如「水」本質上是剋「火」的，火遇水便熄滅，這可制止保壞，但當火旺得連水也澆不息；或者「水」泛濫得淹滅「土」，這樣便是大自然的失衡，所以「相生相剋」其實是衡量大自然和諧程度的量標，這可說亦是宮崎駿動畫中常牽涉的主題。

### 1 城堡中的垂直動線

#### 1.1 太陽塔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高立的未來世界》意味著相當特別的啟蒙，可說是宮崎駿風格的發端，其中已有「太陽塔」這座巍峨的三角柱狀堡壘。動畫背景設定是公元二〇〇八年後，地球因人類發明的超磁力武器毀滅了半個地球，令地軸傾斜，七大洲相繼陸沉。太陽塔上面裝備了先進接收太陽能的圓碟，堡壘的五行屬性因而為火；下方則是水平線下容納難民的地下城，所以歹角雷卡才能以注水到地下城淹死所有難民要脅女主角麗娜現身，這無疑是破壞了「土剋水」的制衡關係。另一方面本來水是剋火的，但太陽能的火性現在卻突兀地建在海面之上，甚至因其大威力引致地球環境激變，反過來甚至操控潮水的升漲。這樣的從上而下翻天覆地的變化，可說就是精心設計的「垂直動線」。動畫中的平民都把太陽塔視為挪亞方舟，事實上其特質更貼近傅柯所描述的「愚人船」：「當人放縱自己的瘋癲橫行時，他便在惡夢中直面世界的幽暗面，從此在孤獨之夜困擾著他的就是自己內在的本質，它

將揭示地獄的無情真理——那些以盲目愚蠢的虛浮意象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科學』（Magia Scientia）。」以「虛浮意象」來形容「偉大科學」大概是宮崎駿的心底話：動畫結尾時，麗娜的爺爺，太陽塔的開發者，古雅博士將高立和麗娜等人帶到太陽塔內的一個空洞大廳，接著古雅按下不同的遙控鍵，他們眼前便出現不同的公園景物，草地、大樹、籬笆，甚至不同人物……接著是公園隨四時變化景色。高立用手觸摸這些景象，發覺原來全是立體投映的幻象。古雅叮囑高立說：「人類以為科技可以複製大自然，但這其實是大錯特錯的。你是在真正大自然中長大的孩子，深知如何才能跟大自然融合共存，這才是人類社會的正確路向。」對於有心靈感應的麗娜來說，太陽塔讓她明白醜惡的人心如何歪曲和糟蹋大自然力量，如不是力大無窮、勇毅無比，代表大自然正面力量的高立在旁呵護，她可能還會惴惴不安，無法將信念付諸實踐。

## 1.2 天空之城

宮崎駿創作的「天空之城」，跟「太陽塔」一樣是「偉大科學」的結晶，是竭力維繫五行制衡關係的設計。天空之城的核心理由由一棵碩大無朋的樹網著「飛行石」構成的，也就是「木跟金」的搭配，在五行中金是剋木的，宮崎駿刻意安排「金」遠離「土」這個催生元素<sup>2</sup>，但他始終對地下世界情有獨鍾，雖然將城堡浮到半空，卻還是要將男主角柘克設定為礦工，而女主角茜黛也是從高空掉入礦井後，才誘發身上的飛行石項鍊發揮功效。柘克性格上就帶出「土」的「稼穡」特質，就是播種和收穫，也引申為承載、包容、孕育的特質。動畫中，茜黛的飛行石就像是落入「土」中的種子，激發柘克去追尋夢想——就是證明爸爸所拍到的天空浮城並非騙局。如果說柘克相當於高立的角色，同樣擁有較常人強的體魄，而茜黛則連造型面相跟麗娜相近，不同的是茜黛沒有心靈感應，但跟柘克一樣擁有超凡的眼力，這個設定本身甚具象徵意蘊。茜黛因著飛行石的緣故，令她成為屬「金」的角色，由於「金」平常遇熱變軟，能剛能柔，剛強時令人聯想到鋒刃，遂引申出「從革」特質。只是茜黛本身性情偏柔，不夠剛烈，許多時都要靠著柘克支持始能堅定意志。在動畫中最大的「變革」莫過於念出毀滅咒令天空之城解體的一刻，念咒時茜黛同樣顯得踟躕，需要柘克緊握她的手始能成功念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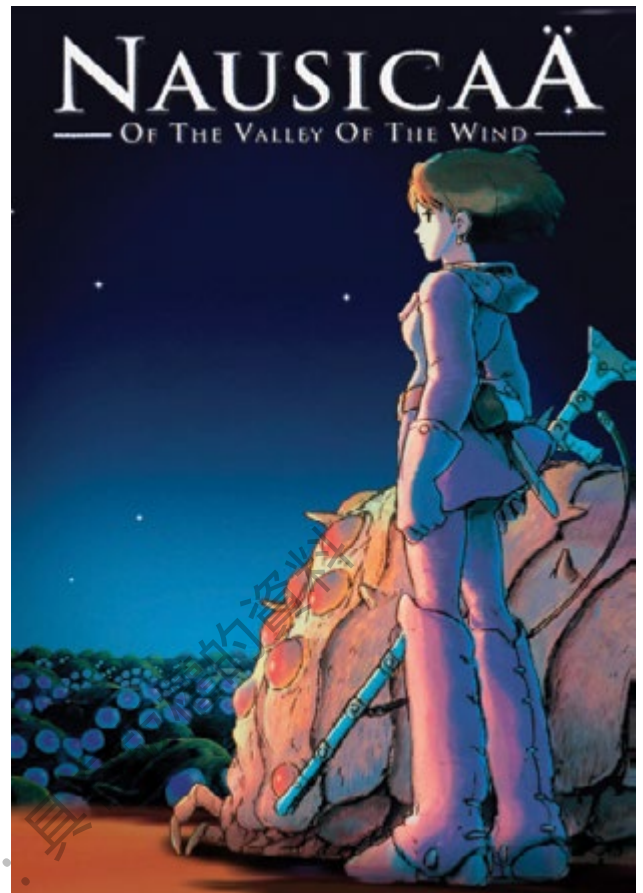
後兩人一起望向遠方，以他們的好眼力，彷彿真的望到人類未來似的。

念咒之後，天空之城底部屬「火」的軍火層開始瓦解，蛋形薄翼機械人也滿天亂墜。軍火武器是很弔詭的事物，明明金屬成分居多，理應屬「金」，卻因打出一剎那的「火」而被歸入剋「金」的「火」。對於天空之城上的機械人設定，宮崎駿作過這樣的闡述：「人類製作機械的目的，無非是把它當作手腳的替代工具，可是，機械對於自己卻有犧牲奉獻的無窮期許。就生物來看，這雖然是極單純的想法，但卻是生物的原型。我明白人類心中最聖潔的東西，諸如奉獻：自我犧牲之類的觀念最近都已經不流行，但若問什麼最能感動人心，還是非單純的東西莫屬。它不是從複雜之物衍生而生，而是世上萬物最接近原型的那個部分，即使平凡如一顆小石頭，也都擁有這樣的特質。……如此一來，就可以從機械本身因為不喜歡朝漫無邊際的複雜化方向前進，所以有可能自行退化，也有可能不順應時代潮流的方向去思考，那麼，機械本身具有靈性也就可足為奇了。」<sup>3</sup>也就說蛋形機械人在荒廢的天空之城上澆水灌溉，擔任園丁的角色，就是機械人「自我退化」的表現，就是丟棄「火」的毀滅性，回到「金」的可塑性——事實上機械人以大手給茜黛奉上小花一幕，從機械臂的弧度可說是盡顯其溫柔的一面。

所以念毀滅咒的一刻，意味著三方面的成長：柘克學會在念念不忘的厚積以後，如何在悠悠天地發出迴響之時，伺機而發，成就夢想。至於茜黛學會的則是要變革便得有雷厲的決斷力，目光既放遠了，便得狠下心腸，勇往直前。對於浮城中的機械人來說，就是順應自己的「金」性物靈的決斷作自我退化至最能融入自然的境界。

## 1.3 腐海森林

許多人都說宮崎駿鍾情於飛行，我認為他更執迷於地下世界的描畫，整體而言就是上天下地的「垂直動線」，除了上述的《天空之城》和《高立的未來世界》外，《風之谷》和《龍貓》均具如此發展的軌跡，帶動角色成長的歷程。在《風之谷》中，經過「火之七日」戰爭後，世界大部分地方都變成了焦土，再演變成「腐海森林」，這就是「火」生「土」的暗喻，而「七日」影射聖經中神創造萬物的過程，在動畫中則變成了通過毀滅來成就。《風





之谷》的漫畫和動畫版本的情節有頗大不同，前者較後者豐富許多，所以下文的討論均集中以動畫為焦點。腐海森林是指腐生的有毒菌類，會不斷釋放有毒的孢子，動物吸入後，肺部會瞬間給腐蝕掉。風之谷由於臨海當風，乃孢子不能及之地，其外圍還可讓正常樹木生長，所以當發現邊陲地帶的樹幹有孢子寄生而成囊腫，便得立即將之焚毀。正常情況下「木」該是剋「土」，標示樹木會吸收泥土中的養分生長，根可抓緊地表，以免水土流失。在《風之谷》中，「土」通過腐生菌類的孢子逆轉了這種制衡關係，「土」反過來剋「木」。

如果拿無孔不入隨風飄蕩的孢子來類比福島核電廠洩漏的輻射，你便會明白宮崎駿雖然沒有明確給日本政府指出該如何善後，但風之谷公主娜烏西卡的處世哲學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娜烏西卡擅長駕駛滑翔機，一般評論都把焦點放在飛行的主題上，但據宮崎駿在《出發點》的自述，重點該放在「滑翔機」的模式上，在宮崎駿眼中，風，是自然的律動，滑翔就是感應這種律動。他更表示在完成了《風之谷》後，他不再相信「唯物論」<sup>4</sup>，反而更傾向所謂「泛靈論」<sup>5</sup>的觀照模式，就是相信萬物有靈，有自己欲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人應該順應自然的律動生活。如將《風之谷》的隱喻引申到福島事件，就是說除了阻止輻射像孢子一樣擴散，更應像駕駛滑翔機那樣感應自然的律動，再按物靈的意願去守護那地方。當全國都專注申辦奧運，為求轉移聲討的視線，消弭管治的危機，根本沒全神貫注去感應災後福島的自然呼喚，宮崎駿口中的「那些人」大概就是「唯物論者」，就像花神去復活巨神兵的人。

在腐海森林中心的地底深處，娜烏西卡發現原來腐海可以淨化空氣，而毒氣是副產品。大多觀眾都會以為「風之谷」是城堡作為中心意象，其實「腐海森林」才是城堡，它的第一重城牆就是毒氣孢子，第二重就是馱著硬甲的王蟲。《風之谷》開首便借老婆婆之口帶出古老預言為伏筆：「那人穿著青色衣裳，降臨在金色原野，連結了失去的大地，帶領人們走向青色潔淨之地。」當下娜烏西卡挺身瞪著閃亮的骨碌大眼想像畫面。沒料到實現這個預言的原來就是自己，而通過預言作首尾呼應的佈局可說是全套動畫的高潮。青井汎以五行原則來闡釋來預言的畫面，認為金色屬「土」象，而青色為「木」象，因「木剋土」而表現出和諧的大自然平衡景象。青井汎卻忘記娜烏西卡身上的衣裳本來是

粉紅色，之後在阻止小王蟲衝入硫酸湖而給王蟲的藍血染成青色，小王蟲的眼睛也從憤怒的血紅轉回平靜的湖藍。即是說王蟲的藍血跟金黃觸手，本身就是「木剋土」的平衡狀態，娜烏西卡之所以成為預言中的領袖，就因她自小受預言薰染，令自然和諧的氣象深植於她的腦海中，所以與其說她是命定的人，倒不如說是她感受到並竭力護衛自然律動成就了預言。

#### 1.4 龍貓樹堡

《風之谷》跟《龍貓》在劇種上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大主題動作類，路線秉承自《高立的未來世界》，之後則導引出《天空之城》，這一脈戲碼可說是他年輕到中年的思路總匯；後者是小情趣生活型，乃秉承自他早年所創作的《飄零燕》、《萬里尋親記》、《小英的故事》等經典名著改編的動畫，著重人際關係中的情感刻劃。我時常覺得「龍貓」的形象其實是脫胎自《飄零燕》中的牧羊犬約瑟——一樣是一副圓頭圓腦，整天在睡，卻又大智若愚，總是默默守護在旁，助人化險為夷。這一路的戲碼下啟《夢幻街少女》、《歲月童話》、《魔女宅急便》等。《龍貓》的重要，就在於他在《飄零燕》等的人情元素中加入上文提到「垂直動線」的構局，令主角的成長以掙脫城堡象徵的閉固人格為圓滿，進而拓展出「橫向張力」，拉闊主題至大我的關懷。

在《龍貓》中，許多觀眾都把目光投到妹妹小梅身上，誠然天真可愛的面孔很討人歡喜，但我相信姐姐小月才是宮崎駿筆力的焦點。因為小月是處於小孩過渡到成人的夾縫中，許多人都忽略了宮崎駿很刻意描畫小月的成長掙扎，例如放學後，本來很想代替在療養院的媽媽料理家事，卻處處碰釘，不禁生自己悶氣，沮喪得蹲下來哭得就地睡著了。按動畫的設定，只有未被世俗污染的小孩，因感應到自然的律動，才看得見龍貓，開始時只有小梅看見，小月起初是不相信妹妹所言，因她的心眼已開始受世俗煩憂所蒙蔽。可幸，最後她還是得見龍貓。龍貓給她橡實種子，然後在夜間跟她們一起跳屈挺身子的舞祈求種子發芽，又飛上樹顛吹笛的情節，這些全是「垂直動線」的顯現。

如果說小梅因想到療養院而迷途，是找尋媽媽主題的明線鋪排，那麼小月在鑽進樹洞找龍貓幫忙，未嘗不可說是以鑽回子宮的隱喻對主題的暗

扣。龍貓的地堡，可說跟王蟲一樣是「木剋土」的平衡狀態。小月在樹洞外的求助，證明她對大自然的信任，相信龍貓一定願意且能夠幫到她。結果惺忪的龍貓定一定神後，便帶著小月直跳上樹頭，然後喚來貓巴士。貓巴士便帶著承認自己不足、懂得謙虛請求森林精靈幫忙的小月開始橫向拓闊的歷險。如果《風之谷》娜烏西卡的滑翔機是順應自然律動的象徵，那麼颳起陣風的貓巴士便是融入自然律動之舉。這是締造和諧之境的条件——貓巴士的指示牌甚至是兩盞老鼠燈！

## 2 城外的橫向張力

製作《風之谷》時，吉卜力工作室還未成立，但一般評論家都會將之跟《天空之城》和《龍貓》當為吉卜力初期的作品。其訪問錄《出發點 1979-1996》亦主要是記錄這製作這三齣動畫的心路歷程。之後的《折返點 1997-2008》則集中探討《幽靈公主》、《千與千尋》和《哈爾移動城堡》等幾套後期作品。這幾套動畫中都有城堡中的「垂直動線」來詮釋角色的掙扎和成長，不同的是似乎更多注入了橫向外拓張力，使動畫主題變得更豐富多元。

### 2.1 達達拉城與軍火

《幽靈公主》中的城堡，毫無疑問就是黑帽大人的冶金工場達達拉城，這是一個以女性為主要動力的城邑，而冶金工場不用多說，都知道那是「火剋金」的搭配，而達達拉城之所以建在鹿神森林附近，乃由於便於伐木為燃料，於是宮崎駿便塑造如此弔詭：火煉出利斧（金），利斧用來砍伐樹木生火，也就是說樹木奉獻了生命來生產戕害其他樹木生存的器物。加上，達達拉城不但鍊鐵，還生產軍火，飛鳥便發現打在野豬邪神身上的子彈原來是來自達達拉城，這堡壘跟天空之城一樣是掉入「金生火」逆轉中的失衡狀態。達達拉城跟天空之城都是文明的象徵，但後者荒廢已久，擺出的是現代文明過度發展的反思姿態，兩位主角被安排在上面掙扎成長，便更能帶出回到自然的主題。相反達達拉城成為森林大自然的敵對面，所以從小在森林白狼神帶領的狼群中長大的幽靈公主既是自然的守護者，便會不時偷襲達達拉城。在動畫的企劃案中，宮崎駿以下的詩句來描畫她：

張滿的弓上抖動的弦啊  
在月光下喧囂的，是妳的心

磨快了的刀刃的美麗  
與那刀尖鋒銳相似的，是妳的側臉  
能夠瞭解潛藏在悲傷與憤怒中的妳的心  
只有森林中的精靈們了<sup>6</sup>

達達拉城的統治者黑帽大人作為大自然的對立面，是個相當複雜的角色。首先她的形象跟《風之谷》中的庫夏娜非常相似，因給腐海中的王蟲弄斷左臂，自小便裝上義肢，故對作為大自然象徵的腐海和王蟲，心存敵視，所以設法喚醒巨神兵，要夷平腐海森林。青井汎指黑帽大人結合了日本神話中主司冶金的「金屋子女神」和歐洲神話中「布麗姬特」（Bridget）女神的形象，後者除了主司所謂鍛冶技術，還包括醫術<sup>7</sup>，所以達達拉城中的麻瘋病者說黑帽大人「不害怕我們的病，為我們洗淨腐肉、包紮傷口」。在動畫企劃中，宮崎駿以下的詩句描畫她：

無所畏懼的鐵石心腸  
意志堅強 對弱者給予照拂 對敵人絕不留情  
白皙的頸項和纖細的手腕以及蠻力  
對自己所選定的路 絕不遲疑 勇往直前的女人  
集手下崇拜於一身  
妳 凝神望著遠方  
那雙眼眸 是在眺望未來嗎  
抑或是 過去曾見過的地獄 如今 仍在凝望著呢……<sup>8</sup>

黑帽大人是完全屬於人類的，對鹿神的擊殺顯示她為了將大自然臣服於人的科技之下的野心，在她眼中大自然該是任人類提取資源的倉庫。在動畫一開始時，野豬神便因給達達拉城所生產的槍彈所傷，因「金」氣污染了森林動物的「木」氣，所以山豬未能歸化到「土」中去安息，因而變成喪屍一樣的「邪神」，它所經之處的生命全枯萎，黑蛇狀的毒咒更纏住了飛鳥的手臂不放，令飛鳥不得不自我放逐到達達拉城這邪咒原點，所以即使黑帽大人是醫術之神的化身，也不能除去自己作孽而生的邪咒。

在《天空之城》中，作為巨型機械人本是武

A **HAYAO MIYAZAKI** FILM  
THE ACADEMY AWARD-WINNING DIRECTOR OF "SPIRITED AWAY"



"Like a dream, *Howl's Moving Castle* enfolds the audience and carries them to a magical world beyond their imaginations."  
— DORIS BUCKING, *Animated Castles*



"Completely original, Miyazaki's journey down the *Luftwaffe* side creates a wonderland that surpasses anything even Alice could expect."  
— KIM KIMBLE, *Animated Castles*



"Totally in a class by itself, *Howl's Moving Castle* is an early contender for the Best Animated Feature Oscar."  
— JEFF LABRECQUE, *Animated Castles*

WALT DISNEY STUDIOS PRESENTS  
A STUDIO GHIBLI PRODUCTION

# HOWL'S MOVING CASTLE

STORY BY YASUO KISHIMOTO. SCREENPLAY BY TAKAUE YUMIKO AND YASUO KISHIMOTO. DIRECTED BY HAYAO MIYAZAKI. CASTING BY YUKI KAWANO. COSTUME DESIGNER: YUKI KAWANO. MUSIC BY YASUNORI KAWASE. EDITOR: YUKI KAWANO. PRODUCTION DESIGNER: YUKI KAWANO. EXECUTIVE PRODUCERS: TOSHIO YAMAGUCHI, YASUO KISHIMOTO. PRODUCED BY TOSHIO YAMAGUCHI. ANIMATED BY GHI. CHARACTER DESIGNER: YASUO KISHIMOTO. BACKGROUND ARTIST: YUKI KAWANO. VISUAL EFFECTS: YUKI KAWANO. EXECUTIVE PRODUCERS: TOSHIO YAMAGUCHI, YASUO KISHIMOTO. PRODUCED BY TOSHIO YAMAGUCHI. ANIMATED BY GHI. CHARACTER DESIGNER: YASUO KISHIMOTO. BACKGROUND ARTIST: YUKI KAWANO. VISUAL EFFECTS: YUKI KAWANO.

器，卻刻意自我退化至園丁的角色。黑帽大人雖在飛鳥身上親眼看見自己所製造的武器所作的孽障，但她還是不惜以同樣的槍彈獵殺森林鹿神，以「金」氣抹殺「木」氣，即使令鹿神也變成邪神也在所不惜。可幸飛鳥以對「木」氣沛然的幽靈公主的愛去剋制自己臂上的金氣邪咒，也試圖阻遏黑帽大人的侵略。幽靈公主和飛鳥都因著達達拉城對大自然的進犯而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宮崎駿曾如此解說這動畫的主旨：「描繪憎惡，為的是描繪出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描繪咒術對人的束縛，為的是描繪解脫的喜悅。」<sup>9</sup>在動畫最後幽靈公主對飛鳥說：「我喜歡你，但我無法原諒人類。」飛鳥則微笑回答：「那沒所謂。請和我一起活下去吧。」幽靈公主的使命就是憑藉對人類文明的憎惡遏止其對大自然的進逼。飛鳥的使命就是以自身對邪咒的遏制，讓幽靈公主知道人心也可以像森林動物那樣直白。

這套動畫和宮崎駿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劇情很快便通過「垂直動線」的帶動完成了主角的深度成長，而比以往花上更多的篇幅在橫向張力的拓展上，將焦點移到城外森林，讓武器槍械所引發的「戰火」可以驅動追逐爭鬥場面帶動劇情發展。這樣的橫向張力同樣出現在《風之谷》裏——還未成形的巨神兵以「天火」掃射王蟲群，為風之谷、為全人類帶來「橫向」擴散的歷練；另外眼睛因怒火而變成紅通通的王蟲群自然也是「戰火」的意象，其坦克一樣的疾奔則可以說是大自然對人類侵略的「橫向」抵禦。在宮崎駿的動畫中，當成長的「縱向動線」未能達至各項元素復歸相生相剋的平衡時，便會以「戰火」來引發警戒，期望某程度的破壞可喚醒更多人的深思和心靈成長。

## 2.2 哈爾移動城堡的卡西火與戰火

以戰火作為橫向拓展張力的最明顯示例，非《哈爾的移動城堡》莫屬。全齣動畫都是戰火瀰漫，魔法師哈爾經常變成怪鳥穿梭於不同戰場，對此他雖然感到厭惡，但為了應師父莎莉曼魔女的要求，幫助國王潘德拉剛結束陷於僵局的戰爭，只好勉力為之。就是這樣，《哈》常普遍給演繹為反戰的作品，由於當中有太多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夾雜，所以經常聽到摸不著頭腦的觀後感。記得動畫公映時，更有報刊逐一闡釋其中五大謎團（見《壹》週刊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三日），幫助觀眾掌握戲路。加上《哈》是宮崎駿闡釋得最少的一齣，在《折返

點》中，雖有專章講述其製作，但全是有一句沒一句的拉雜式訪問。如果套用「五行搭配」和「垂直動線」來闡釋角色的個人成長，便會發現《哈》是相當明顯的示例。首先全齣動畫是關於「契約」和「詛咒」的拉鋸。前者主要是圍繞「卡西火」這個怪異的設定——它是降落地面的流星，但卻沒有隕石的本體，純然只是一團火，即是隕石的「金」氣已完全變成了流星的「火」氣，這「天降」的設定本身就是「垂直動線」。接著哈爾跟它立了契約，它作為卡爾的心臟與他共存。流星是來自外太空，哈爾跟卡西火的約定似乎要比地球大自然更高層次的宇宙規律的契合，哈爾帶著此約定去看地球上的戰爭，便更覺無聊，宮崎駿似乎有意給哈爾擁有這超脫世外的特質。「心」在五行中也屬「火」，這顯然是相當有匠心的設定。之後卡西火又成為城堡的「心臟」，撐持幾條幼腿的城堡挺立和疾走，所以城堡的每一步的顛簸都在演繹「火」生「金」的「垂直動線」。城堡的金屬外殼，本身已予人冷酷之感，再加上它醜陋得像一座金屬廢墟。常言道物似主人形，哈爾表面看來是聲名狼藉作風乖謬的偏執狂——有謠言指他會吃掉少女的心，但他變成怪鳥出入戰場，嘗試早早完結戰事，挽救蒼生，每次從戰場回來都是身受重傷的。卡西火擔心哈爾會虛弱得無法變回原狀，蘇菲於是阻止，哈爾卻吆喝：「難得現在自己有一心保護的人。」哈爾把持的契約乃是跟宇宙規律結合，他化之為「金」一樣的信念，再以「火」一樣的意志來守護。

蘇菲後來為了拯救哈爾，便決斷地將卡西火移出城堡的魔法陣，再用自己最珍貴的東西跟卡西火重訂契約，這就是「金」從革的品性，是「高立的未來世界」和「天空之城」的麗娜和茜黛缺少的品性。本來契約只是雙方的等價交換，但哈爾和蘇菲因為有了愛，他們付出的代價便成了犧牲。契約的性質可因愛而改變，但詛咒的性質由始至終只可能是出於一己憎惡。在動畫中蘇菲和稻草人都是受詛咒的，雖然兩者最後都可解除詛咒，但宮崎駿明顯不是要迎合觀眾由小至大被灌輸的童話式冀盼，而是承接《幽靈公主》的主題脈絡，帶出愚昧的人類，必須通過憎恨的惡果始能學懂去愛，就像五行中相生相剋的關係。在動畫中沒有愛支撐的契約，立約人的心靈是會慢慢給火魔蠶蝕掉，就像荒地女巫便是。「荒地」確實也是「無愛之境」的典型象徵。無怪當稻草人變回王子，平息了戰爭，魔女莎莉曼總結道：「是時候結束愚蠢的戰爭。」當憎惡未能

激發出愛，縱使有強大的魔力也沒法阻止戰火。動畫中的城堡是「垂直動線」的體現，是促成「火剋金」的成長歷程——拋棄偽裝的冑甲（金），正視自己的心（火），決斷地去守護（金）所愛。

### 2.3 油屋與淨化的水

最後當然不得不提一座在宮崎駿動畫中相當具代表性的城堡——《千與千尋》中的「油屋」。這是一座讓諸神靈泡湯的浴場，內在的五行搭配自然是「火」與「水」，上水下火，就是《易經》中「既濟」的卦象，這樣水才可被加熱成「湯」，帶動著整套動畫的「垂直動線」。試回想一下，千尋整個成長過程不就是在「湯屋」的上上落落中完成嗎？首先千尋乘升降機到達頂樓「湯婆婆」的住處，千尋在那裏給湯婆婆以魔法將名字中的「荻野」和「尋」等字像水蒸氣一樣「蒸發」掉。奪去名字的情節，一直是評論者相當重視的一環，甚至以榮格心理學集體潛意識來闡釋，指記住不同事物的「名字」其實就是記錄歷史，是集體潛意識，奪去人的名字就代表「否認和忘記歷史」。事實上，宮崎駿曾簡略回應「油屋」就是日本社會的縮影——即忘記歷史，沉醉於當下橫流的物欲。我認為在偷掉名字的情節中，討論的焦點該放在「千尋」這名字本身的象徵意義。「千」實有多數之意，「尋」在日文中含意跟中文相同，奪去了此字代表要「千尋」放棄在眾裏尋找自我的念頭，安心地融入「眾裏」。只有這樣《千與千尋》這個片名才能說出所以然來。

當「千尋」成為「小千」後，她開始在油屋中上上落落投入工作，融入大伙兒中。由於油屋進大門的一層就是浴場，即是大伙兒工作的地方，在這裏便上演了最為人稱道的「小千」接待「腐爛神」的一幕。評論焦點往往放在環保議題。事實上，此環節的重要在於兩個對比，分別對兩位主角小千與白龍的成長起著側寫的作用。先說小千的前後對比，在動畫開始時，她躺在爸爸小房車的後座，雙腳擱在行李上，張著惺忪眼，口裏呢喃著討厭搬屋。好一幅提不起勁的嬌縱相，但被同伴坑去接待腐爛神時，面對那股連花也會瞬間枯萎的羶臭，小千卻能耐著疙瘩，做好本分。及後發現它原來是河神，連湯婆婆也親自來指揮打氣，又得到潔淨了的河神回以不知名的丸子，小千初嘗勞動的滿足感，令她之後可以不受「無臉男」的銀彈攻勢動搖，甚至對它喝回去：「我不要這些！我要的東西你不能給我

的！」此刻小千已治好自己的提不起勁病，直至最後她跟媽媽回去時，媽媽都說小千為何好像不同了。那是因為她生命中已有了踏實的方向感。

另外，我很詫異歷來評論都沒有提及河神跟白龍的對比——河神潔淨後是化成一條「白龍」飛走，可能這最適合用來表現潔淨河流的形象。在五行色彩搭配上「白色」乃「金」的屬性，而「金」正好生「水」，這正是大自然元素中最原始的色彩搭配。「白龍」甚至就以此為名，可說是甚貼合自身特質的代號，也暗示了身世。只是白龍雖具潔淨無比的外表，但內心卻被湯婆婆污染了。白龍跟河神正好相反，白龍是外在潔淨但內心被污染；河神則是外表給污染了，但內在卻秉持潔淨特質，似乎亦預示了白龍成長的方向就是要做到表裏如一。後來白龍因負傷飛回來並直墜到鍋爐爺爺低層（又是垂直動線），小千只好給它吃河神贈予的丸子的情節便進一步突顯了此對比的匠心。白龍彷彿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因記不起身分，所以像無臉男一樣感到空虛寂寞，惟有以執行湯婆婆的命令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除「水」、「火」的搭配，油屋的建築特色其實也相當符合五行的原則。油屋有別於「天空之城」或「哈爾移動城堡」，從外形看來，乃建於水上的木建築，這符合「水生木」的原則。許多評論者都不解宮崎駿為何將「湯屋」命名為「油屋」，當然這跟「油」跟「湯」同義，發音相近有關，但我更認為那是「油」跟「水」不能混和，暗喻了湯屋是永遠漂浮於潔淨水面上的只講求「撈油水」的濁世層次。這亦影射了「湯婆婆」是跟自然界原初潔淨本質格格不入的存在。「錢婆婆」跟「湯婆婆」是孿生姊妹，真可以說是「鏡象」，外形一模一樣，但所有個性都相反。許多評論都輕輕一筆帶過，指將不重「金錢」的姊姊名為「錢婆婆」是刻意引人注意的反差。我當然同意宮崎駿有此意圖，但除此以外，我也相信對應於「油」跟「水」的格格不入，那麼「錢」屬「金」，而「金」生「水」的特質，更適合表現其跟水的相融。錢婆婆的家乃位於渡頭月台附近的小屋，始乎較油屋怦然隆起的架勢，更能融入輕柔蕩漾的水調中。

小千在油屋憑藉「垂直動線」完了成長階段，之後便帶著無臉男從油屋出發乘搭水中列車到錢婆婆處替白龍歸還偷來的物件。在旅程中，我們可看到許多比「無臉男」更面目模糊的半透明幽靈，列車到達「沼原站」，所有人都收拾大包小包的細軟



下車，只剩下小千一伙人繼續兩袖清風前往「沼底站」，如果將這些站視為記憶沉澱的歷程，那麼是否意味沉澱得愈深愈能放下負累？姑勿論怎樣，水中列車一幕，可說是全齣動畫中最能舒緩情結的一幕，相信這亦是宮崎駿以「水」發揮橫向張力的底因。

宮崎駿製作的動畫，從最初的《高立的未來世界》開始，經常都出現「城堡」氛圍，當中更常包括其鍾情的「城下城」設定，這些設定無論是表現人與自然的分或合，似乎都有考慮五行的搭配，而城堡中出現的「垂直動線」又往往牽連著主要角色的個人成長。當角色圓滿成長後，宮崎駿往往會以「戰火」、「水」和「風」作橫向張力，將個人成長拓關至群體的關懷。「戰火」往往是為了表現角色如何面對和消弭人與人之間的憎恨所引發的衝突；「水」則發揮淨化昇華的效果；「風」對於宮崎駿來說，是自然的律動，最能感應它的方式，就是順應它飛翔，所以他常以滑翔機來表現這種嚮往。在《風起了》公映後，有評論指宮崎駿是在讚頌戰爭。我並非宮崎駿的死忠粉絲，沒有必要盲目支持他，但觀乎宮崎駿一路以來的動畫主題，這指摘無疑有以偏蓋全之嫌。在他的訪問中，我們知道宮崎駿當初也曾因主角是「零式戰機」開發者堀越二郎而猶豫，後來卻因堀越曾作如此表白：「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台美麗的飛機」而拍板製作。當我看到《風起了》中滑翔機模型飛行的畫面，我便心想宮崎駿呼籲人感應自然律動的初衷似乎沒有改變。全套動畫就是「戰火」和「風」兩股橫向張力的較量，就是人類面對自己憎恨所生之惡果和感應自然物靈律動的抉擇取捨。零式戰機只是在此夾縫中掙扎的顯影，不過是「偉大科學」的虛浮意象。我想在反對「東京申奧」的心聲中，宮崎駿所拒絕的「那些人」並非推動核電技術的人員，而是通過申辦奧運來粉飾昇平的政治人物，因他們的舉措無疑是對努力在修補過失的人的不尊重，顯示他們還未能從憎恨的惡果中學會愛，更漠視大自然物靈憤懣的吶喊。 ▽

#### 註釋

- 1 見青井汎著、胡慧文譯：〈環繞鹿神森林的五行思想〉，《宮崎駿的動漫密碼》（台北：大地出版社，2009），頁72-74。
- 2 杉田俊介闡釋「天空之城」的構造以及其解體後升入宇宙的情節時，提出了「垂直運動」這個詞匯，但他沒有進一步拓展這理念背後的蘊含。詳見《高崎駿論》（台北：典藏藝術，2017），頁74。
- 3 宮崎駿著、黃穎凡、章澤儀譯：《出發點1979-1996》（台北，東販出版，2006），頁524。
- 4 見《出發點》，頁507。
- 5 見《出發點》，頁340、448。
- 6 宮崎駿著、黃穎凡譯：《折返點1997-2008》（台北，東販出版，2010），頁15。
- 7 見青井汎：《宮崎駿的動漫密碼》，頁87-94。
- 8 見《折返點》，頁23。
- 9 見《折返點》，頁13。

